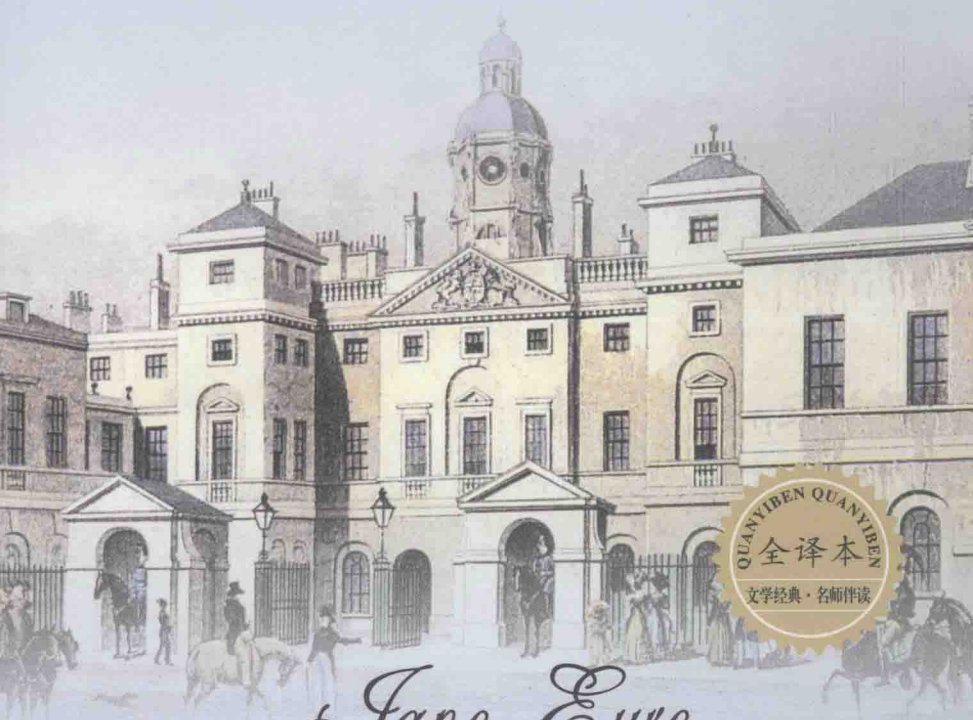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学经典 · 名师伴读



Jane Eyre

灰姑娘的奋斗历程

简爱

[英] 夏洛蒂·勃朗特◎著

二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简·爱

(二)

英 / 夏洛蒂·勃朗特

④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了，贝茨先生走了出来，由一个护士陪同着。她目送贝茨先生上马离去后，正要关门，我一个箭步到了她跟前。

“海伦·彭斯怎么样了？”

“很不好。”护士回答说。

“贝茨先生是去看她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对她的病，他说了些什么呀？”

“她说她不会在这儿呆很久了。”

这句话要是昨天让我听到，它所表达的含义只能是，她将要搬到诺森伯兰郡自己家去了，我不会去怀疑它包含着“她要死了”的意思，但此刻我立即明白了。在我理解起来，这句话一清二楚，海伦在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，她将被带往精灵的地域，要是这样的地域确实存在的话。我感到一阵恐怖，一种令人震颤的悲哀，随后是一种愿望，一种要见她的需要。我问她躺在哪一个房间。

“她在坦普尔小姐的屋里。”护士说。

“我可以上去同她说话吗？”

“啊，孩子！那不行。现在你该进来了，要是降了露水还呆在外面，你也会得热病的。”





护士关了前门，我从通往教室的边门溜了进去。我恰好准时，九点刚敲，米勒小姐正吩咐学生上床。

也许过了两小时，可能是将近十一点了，我难以入睡，而且从宿舍里一片沉寂推断，我的同伴们都已蒙头大睡。于是我便轻手轻脚地爬起来，在睡衣外面穿了件外衣，赤着脚从屋里溜了出来，去找坦普尔小姐的房间。它远靠房子的另外一头，不过我认得路。夏夜的皎洁月光，零零落落地洒进过道的窗户，使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她的房间。一股樟脑味和烧焦的醋味，提醒我已走近了热病病房。我快步走过门前，生怕通宵值班的护士会听到我。我担心被人发现被赶回房去。我必须看到海伦——在她死去之前必须拥抱她一下——我必须最后亲吻她一下，同她交换最后一句话。

我下了楼梯，走过了楼底下的一段路，终于毫无声响地开了和关了两道门，到了另一排楼梯，拾级而上，正对面便是坦普尔小姐的房间，一星灯光从锁孔里和门底下透出来，四周万籁俱寂。我走近一看，只见门虚掩着，也许是要让闷人的病室进去一点新鲜空气。我生性讨厌犹犹豫豫，而且当时急不可耐，十分冲动——我全身心都因极度痛苦而震





颤起来，我推开门，探进头去，目光搜索着海伦，担心遇见死亡。

紧靠坦普尔小姐的床铺，被白色的帷幔遮去了一半的是一只小床。我看到了被子底下身子的轮廓，但脸部被帷幔遮住了。那位在花园里同我讲过话的护士坐在一把安乐椅上，睡着了。一支灯芯未剪的蜡烛幽幽地在桌子上燃着。没有看到坦普尔小姐。我后来知道，她已被叫到热病病室，看望一个昏迷不醒的病人。我往前走，随后在小床旁边停了下来，我的手伸向帷幔，但我宁愿在拉动之前开口说一下，我仍然畏缩不前，唯恐看到一具尸体。



“海伦！”我轻声耳语道，“你醒着吗？”

她动弹了一下，自己拉开帷幔，我看到了她的脸，苍白、憔悴，却十分镇静，她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，于是我的恐惧心理顿时消失了。

“真是你吗，简？”她以独特的柔和语调问。

“啊！”我想，“她不会死，她们搞错了，要是她活不了啦，她的言语和神色不会那么镇定自若。”

我上了她的小床，吻了她一下。她的额头冰冷，两颊也冰冷，而且还很消瘦，她的手和手腕也都冰冷，只有她那微笑依旧。



“你为什么到这儿来，简？已经过了十一点啦，几分钟前我听见敲钟的。”

“我来看你，海伦。我听说你病得很重，我不同你说句话就睡不着。”

“那你是来同我告别的了，也许来得正是时候。”

“你上哪儿去吗，海伦？你要回家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，回到我永久的——我最后的家。”

“不，不，海伦，”我顿住了，心里很难过。我竭力咽下眼泪，这时海伦一阵咳嗽，不过没有吵醒护士。咳完以后，她精疲力尽地躺了几分钟，随后轻声说：

“简，你都光着你的小脚呢，躺下来吧，盖上我的被子。”

我照她的话做了。她用胳膊搂住我，我紧偎着她，在沉默了很久之后，她继续低声耳语着说：

“我很愉快，简，你听到我已经死了的时候，你可千万别悲伤。没有什么可以感到悲伤的。总有一天我们大家都得死去。现在正夺去我生命的疾病并不痛苦，既温和而又缓慢，我的心灵已经安息。我不会让任何人感到太悲痛，我只有一个父亲，他新近刚结婚，不会思念我。我那么年纪轻轻就死去，





可以逃脱大苦大难。我没有会使自己在世上发迹的气质和才能。要是我活着，我会一直错下去的。”

“可是你到哪儿去呢，海伦？你能看得见吗？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相信，我有信仰，我去上帝那儿。”

“上帝在哪儿？上帝是什么？”

“我的创造者，也是你的。他不会永远毁坏他所创造的东西。我毫无保留地依赖他的力量，完全信任他的仁慈，我数着钟点，直至那个重要时刻到来，那时我又被送还给他，他又再次显现在我面前。”



“海伦，那你肯定认为有天堂这个地方，而且我们死后灵魂都到那儿去吗？”

“我敢肯定有一个未来的国度。我相信上帝是慈悲的。我可以毫无忧虑地把我不朽的部分托付给他，上帝是我的父亲，上帝是我的朋友，我爱他，我相信他也爱我。”

“海伦，我死掉后，还能再见到你吗？”

“你会来到同一个幸福的地域，被同一个伟大的、普天下共有的父亲所接纳，毫无疑问，亲爱的简。”

我又再次发问，不过这回只是想想而已。“这



个地域在哪儿？它存在不存在？”我用胳膊把海伦搂得更紧了。她对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宝贵了，我仿佛觉得我不能让她走，我躺着把脸埋在她的颈窝里。她立刻用最甜蜜的嗓音说：

“我多么舒服啊！刚才那一阵子咳嗽弄得我有点儿累了，我好像是能睡着了，可是别离开我，简，我喜欢你在我身边。”

“我会同你呆在一起的，亲爱的海伦。谁也不能把我撵走。”

“你暖和吗，亲爱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晚安，简。”

“晚安，海伦。”

她吻了我，我吻了她，两人很快就睡熟了。

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白天了，一阵异样的抖动把我弄醒了。我抬起头来，发现自己正躺在别人的怀抱里，那位护士抱着我，正穿过过道把我送回宿舍，我没有因为离开床位而受到责备，人们还有别的事儿要考虑，我提出的很多问题也没有得到解释。但一两天后我知道，坦普尔小姐在拂晓回房时，发现我躺在小床上，我的脸蛋紧贴着海伦·彭斯的肩





膀，我的胳膊搂着她的脖子，我睡着了，而海伦——死了。她的坟墓在布罗克布里奇墓地，她去世后十五年中，墓上仅有一个杂草丛生的土墩，但现在一块灰色的大理石墓碑标出了这个地点，上面刻着她的名字及“Resurgam^①”这个字。（海伦是简·爱在罗沃德最好的朋友、知己。她的死对简·爱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，而作者对此却采用了平缓、波澜不惊的语调，客观冷静地叙述，为的是向读者展示一个经历成长后，逐渐淡定沉着、独立坚强起来的简·爱。）



①拉丁文：复活。



第十章

到目前为止，我已细述了自己微不足道的身世。我一生的最初十年，差不多花了十章来描写。但这不是一部正正规规的自传。我不过是要勾起自知会使读者感兴趣的记忆，因此我现在要几乎只字不提

跳过八年的生活，只需用几行笔墨来保持连贯性。

斑疹伤寒热在罗沃德完成了它摧毁性的使命以后，便渐渐地在那里销声匿迹了。但是其病毒和牺牲者的数字，引起了公众对学校的注意，于是人们对这场灾祸的根源作了调查，而逐步披露的事实大大激怒了公众。学校的地点不利于健康，孩子们的伙食量少质差，做饭用的水臭得使人恶心；学生们的衣着和居住条件很糟，一切都暴露无遗，曝光的结果使布罗克赫斯特大失脸面，使学校大为受益。

那里的一些富家善人慷慨解囊，在一个更好的地点建造了一座更合适的大楼。校规重新作了制订，伙食和衣着有所改善，学校的经费委托给一个委员会管理。布罗克赫斯特先生，有钱又有势，自然不能忽视，所以仍担任司库一职，但在履行职务时得到了更为慷慨和富有同情心的绅士们的协助。他作为督导的职能，也由他人一起来承担，他们知道该怎样把理智与严格、舒适与经济、怜悯与正直结合起来。学校因此大有改进，到时候成了一个真正有用的高尚学府。学校获得新生之后，我在它的围墙之内生活了八年，当了六年的学生，二年的教师，在双重身份上成了它的价值和重要性的见证人。



在这八年中，我的生活十分单一，但并无不快，因为日子没有成为一潭死水。这里具备接受良好教育的条件。我喜爱某些课程；我希望超过所有人；我很乐意使教师尤其是我所爱的教师高兴，这一切都激励我奋进。我充分利用所提供的有利条件，终于一跃而成为第一班的第一名，后来又被授予教师职务，满腔热情地干了两年，但两年之后我改变了主意。

坦普尔小姐历经种种变迁，一直担任着校长的职位，我所取得的最好成绩归功于她的教诲，同她的友谊和交往始终是对我的慰藉。她担当了我的母亲和家庭教师的角色，后来成了我的伙伴。这时候，她结了婚，随她的丈夫（一位牧师、一个出色的男人，几乎与这样一位妻子相般配）迁往一个遥远的郡，结果同我失去了联系。

打从她离开的那天起，我已不再同原来一样了。她一走，那种已经确立了的使罗沃德有几分像家的感情和联系，都随之消失。我从她那儿吸收了某些个性和很多习惯。比较和谐的思想，比较有节制的感情，已经在我的头脑里生根。我决意忠于职守，服从命令。我很文静，相信自己十分满足。在别人





的眼中，甚至在我自己看来，我似乎是一位懂规矩守本分的人。（从坦普尔小姐对简·爱的影响，我们似乎可以看出简·爱一直以来所追求的东西：除了知识便是一个温暖的家，一个有情的世界，一个自由、精彩的人生。）

但是命运化作牧师史密斯，把我和坦普尔小姐分开了。我见她身着行装在婚礼后不久跨进一辆驿站马车，我凝视着马车爬上小山，消失在陡坡后面。随后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在孤寂中度过了为庆祝这一时刻而放的半日假的绝大部分时间。

大部分时候我在房间里踟躅。我本以为自己只对损失感到遗憾，并考虑如何加以补救，但当我结束了思考，抬头看到下午已经逝去，夜色正浓时，蓦地我有了新的发现。那就是在这一间隙，我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，我的心灵丢弃了我从坦普尔小姐那儿学来的东西，或者不如说她带走了我在她身边所感受到的宁静气息，现在我又恢复了自己的天性，感到原有的情绪开始萌动了，我并不是失去了支柱，而是失去了动机；并不是无力保持平静，而是需要保持平静的理由已不复存在。几年来，我的世界就在罗沃德，我的经历就是学校的规章制度，





而现在我记起来了，真正的世界无限广阔，一个充满着希望与忧烦、刺激与兴奋的天地等待着那些有胆识的人去冒各种风险，追求人生的真谛。

我走向窗子，把它打开，往外眺望。我看见了大楼的两翼，看见了花园，看见了罗沃德的边缘，看见了山峦起伏的地平线。我的目光越过了其他东西，落在那些最遥远的蓝色山峰上。正是那些山峰，我渴望去攀登。荒凉不堪岩石嶙峋的边界之内，仿佛是囚禁地，是放逐的极限。我跟踪那条白色的路蜿蜒着绕过一座山的山脚，消失在两山之间的峡谷之中。我多么希望继续跟着它往前走啊！我忆起了我乘着马车沿着那条路走的日子，我记得在薄暮中驶下了山，自从我被第一次带到罗沃德时起，仿佛一个世纪已经过去，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。假期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，里德太太从来没有把我接到盖茨黑德去过，不管是她本人，还是家里的其他人，从未来看过我。我与外部世界既没有书信往来，也不通消息。学校的规定、任务、习惯、观念、音容、语言、服饰、好恶，就是我所知道的生活内容。而如今我觉得这很不够。一个下午之间，我对八年的常规生活突然感到厌倦了，我憧憬自由，我渴望





自由，我为自由作了一个祷告，这祈祷似乎被驱散，融入了微风之中。我放弃了祈祷，设想了一个更谦卑的祈求，祈求变化，祈求刺激。而这恳求似乎也被吹进了浩茫的宇宙。“那么”，我近乎绝望地叫道，“至少赐予我一种新的苦役吧！”

这时，晚饭铃响了，把我召唤到了楼下。

直到睡觉的时候，我才有空继续那被打断了的沉思。即便在那时，同房间的一位教师还絮絮叨叨闲聊了好久，使我没法回到我所渴望的问题上。我多么希望瞌睡会使她闭上嘴巴！仿佛只要我重新思考伫立窗前时闪过脑际的念头，某个独特的想法便会自己冒出来，使我得以解脱似的。

格丽丝小姐终于打瞌睡了。她是一位笨重的威尔士女人，在此之前我对她惯常的鼻音曲除了认为讨厌，没有别的看法。而今晚我满意地迎来了它最初的深沉曲调，我免除了打扰，心中那抹去了一半的想法又立刻复活了。

“一种新的苦役！这有一定道理，”我自言自语（要知道，只是心里想想，没有说出口来）。“我知道是有道理，因为它并不十分动听，不像自由、兴奋、享受这些词，它们的声音确实很悦耳，徒然浪



费时间。但是这苦役却全然不同！它毕竟是实实在在的，任何个人都可以服苦役。我在这儿已经服了八年，现在我所期求的不过是到别处去服役。难道我连这点愿望也达不到？难道这事不可行？是呀，是呀，要达到目的并非难事，只要我肯动脑筋，找到达到目的的手段。”

我从床上坐起来，以便开动脑筋。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，我在肩上围了块披巾，随后便全力以赴地进一步思考起来。

“我需要什么？在新的环境、新的面孔、新的房子中一个新的工作。我只要这个，因为好高骛远是徒劳无益的。人们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新工作呢？我猜想他们求助于朋友。但我没有朋友，很多没有朋友的人只好自己动手去找工作，自己救自己，他们采用什么办法呢？”

我说不上来，找不到答案。随后我责令自己的头脑找到一个回答，而且要快。我动着脑筋，越动越快。我感到我的脑袋和太阳穴在搏动着。但将近一个小时，我的脑子乱七八糟，一切努力毫无结果。我因为徒劳无功而心乱如麻，便立起身来，在房间里转了转，拉开窗帘，望见一两颗星星，在寒夜中



颤抖，我再次爬到床上。

准是有一位善良的仙女，趁我不在时把我需要的主意放到了我枕头上，因为我躺下时，这主意悄悄地、自然而然地闪入我脑际。“凡是谋职的人都登广告，你必须在《xx郡先驱报》上登广告。”

“怎么登呢？我对广告一无所知。”

回答来得自然而又及时：

“你必须把广告和广告费放在同一个信封里，寄给《先驱报》的编辑，你必须立即抓住第一个机会把信投到洛顿邮局，回信务必寄往那里邮局的J.E.^①。信寄出后一个星期，你可以去查询。要是来了回音，那就随之行动。”

我把这个计划琢磨了两三回，接着便消化在脑子里，我非常清晰地把它具体化了，我很满意，不久便酣然入睡。

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起来了，没等起床铃把全校吵醒就写好了广告，封入信封，写上了地址。信上说：

“现有一位年轻女士，熟悉教学（我不是做了两年的教师吗？），愿谋一家庭教师职位，儿童年龄须幼于十四岁（我想自己才十八岁，要指导一个跟我



年龄相仿的人是断然不行的)。该女士能胜任良好的英国教育所含的普通课科，以及法文、绘画和音乐的教学（读者呀，现在这张狭窄的技能表，在那个时代还算是比较广博的）。回信请寄xx郡洛顿邮局，J.E.收。”

这份文件在我抽屉里整整锁了一天。用完茶点以后，我向新来的校长请假去洛顿，为自己也为一两共事的老师办些小事。她欣然允诺，于是我便去了。一共有两英里步行路程，傍晚还下着雨，好在白昼依然很长。我逛了一两家商店，把信塞进邮局，冒着大雨回来，外衣都淌着水，但心里如释重负。



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似乎很长，然而，它像世间的万物一样，终于到了尽头。一个秋高气爽的傍晚，我再次踏上了去洛顿的路途。顺便提一句，小路风景如画，沿着小溪向前延伸，穿过弯弯曲曲秀色诱人的山谷。不过那天我想得更多的是那封可能在、可能不在小城等着我的信，而不是草地和溪水的魅力。

这时我冠冕堂皇的差使是度量脚码做一双鞋，所以我先去干这件事。了却以后，从鞋匠那儿出来，